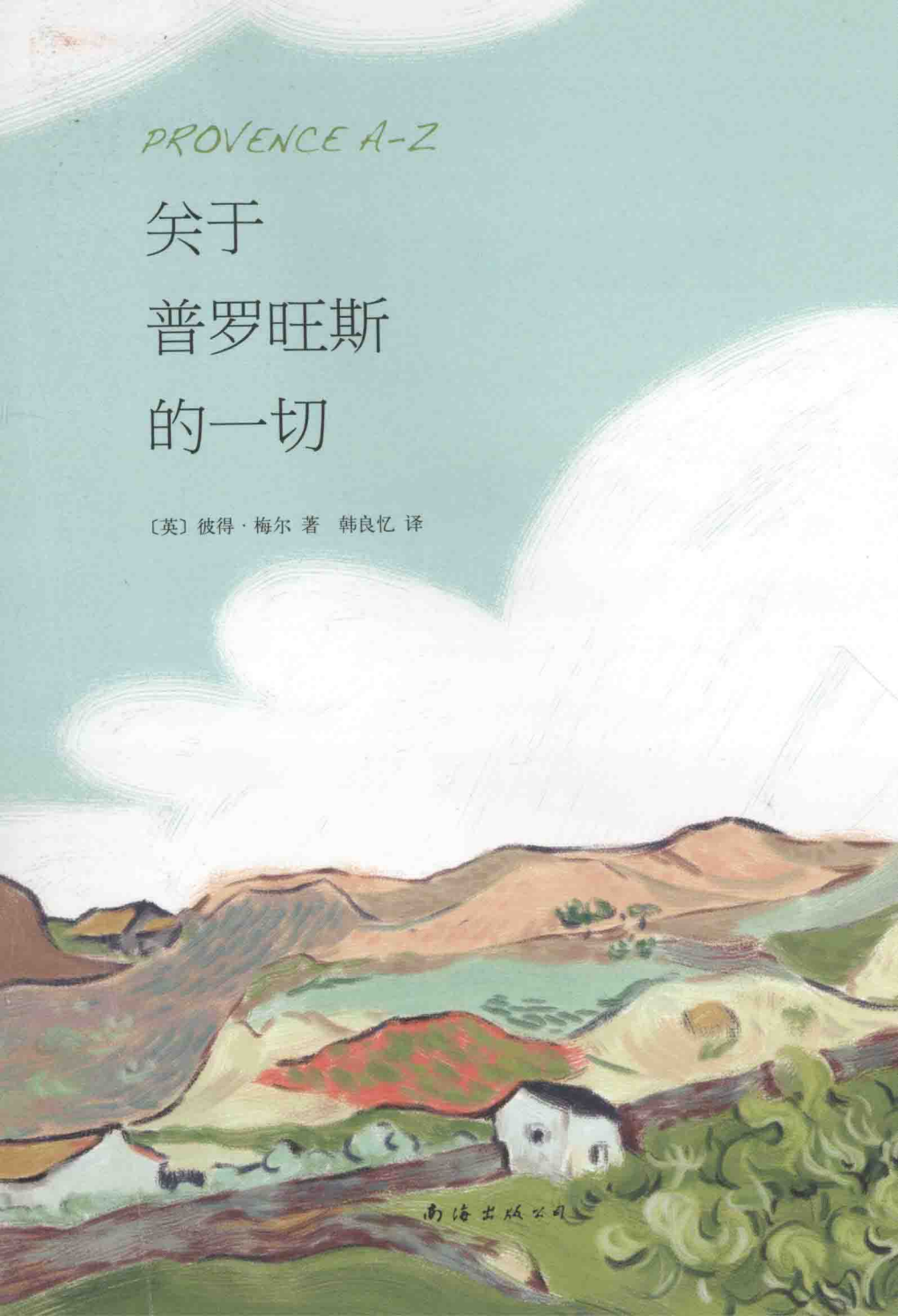


PROVENCE A-Z

关于
普罗旺斯
的一切

〔英〕彼得·梅尔 著 韩良忆 译



南海出版公司

PROVENCE A-Z

关于
普罗旺斯
的一切

〔英〕彼得·梅尔 著 韩良忆 译

南海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关于普罗旺斯的一切 / [英] 梅尔著; 韩良忆译. — 海口:

南海出版公司, 2015.2

(彼得·梅尔作品)

ISBN 978-7-5442-7554-5

I. ①关… II. ①梅…②韩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
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80979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30-2014-161

PROVENCE A-Z by Peter Mayle

Copyright © Escargot Productions Limited, 2006.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Escargot Productions Ltd.

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(本著作之中文简体翻译权由皇冠文化集团独家授权使用)

关于普罗旺斯的一切

[英] 彼得·梅尔 著

韩良忆 译

出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

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
发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
电话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
经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华 艳

特邀编辑 强 梓

装帧设计 朱 琳

内文制作 杨兴艳

印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850毫米×1168毫米 1/32

印张 10.5

字数 256千

版次 2015年2月第1版

印次 2015年2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442-7554-5

定价 39.80元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, 复制, 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致艾丽·柯林斯，

如果没有她的帮助，

我恐怕至今依然在字母表的某个地方停滞不前。

序言

此刻我置身玉米、葡萄酒、油和阳光满盈的大地上，如此人间仙境，夫复何求？

——托马斯·杰斐逊，一七八七年三月二十七日于艾克斯普罗旺斯

想把整个普罗旺斯塞进一本书里，简直是不可能的事。这里有这么丰富的历史、这么多的材料。人类已在此居住了几千年，这里的教堂和城堡、城镇和村落，都值得在百科全书里记上一笔。这儿有一小批声名卓著或恶名昭彰的人物，有彼得拉克、诺查丹玛斯、蒂雷纳的雷蒙德与萨德侯爵，有凡高、塞尚、米斯特拉尔、马塞尔·帕尼奥尔、都德和吉奥诺等画家、诗人与作家，还有传说与神话、山峦与葡萄园、松露与甜瓜、圣徒与妖魔。该从何说起？哪些要说，哪些不说？

这是很多作家都面临过的问题，他们往往采用专精法来解决，也就是专注于某个特定的主题，比如教会建筑、古罗马人的影响、地中海鱼羹的文化意义，选取普罗旺斯的某个方面来写，写出既周全又往

往深具学术价值的著作。这些著作值得赞美，但我不打算也写一本，大概也没法写，因为我不是学者。

我索性汇编了一本带有自传性质、拼图一样的书，里面尽是我的个人兴趣、个人发现和个人怪癖。这样写一本书，听起来似乎有点漫不经心，但至少我敢说，我自有分寸，并未逾矩。

我尽量避开那些较出名的名胜古迹和建筑，就让别人去写加尔桥、阿尔勒的古罗马竞技场、塞南克修道院、阿维尼翁的教皇宫，以及其他被反复赞叹、描写的宏伟史迹。基于同样理由，我也略过不提卡马尔格乡间一望无际的壮丽风景，以及普罗旺斯最美的一段海岸——马赛以东的狭海湾。

我要选什么题材来写是由一连串简单的问题决定的：我对这个题材有没有兴趣？我觉得它有意思吗？这题材有没有哪方面尚未广为人知？这叫作东拾西捡法，从一个大有可为的话题跳到另一个。这带来莫大的好处，那就是我简直可以一网打尽任何人事物，只要能激起我的好奇心，就符合资格。无论如何，这正是我写这样一本书的理由，书里的话题互不相干，既有橄榄酱的制作方法，也叙述了与一位刽子手共度的一个上午。

在我研究的过程中，常常有人提醒我注意普罗旺斯人热爱趣闻逸事，说话喜欢添油加醋，常爱说些根本不可信的故事。很多听来的事，无论多么荒诞不经，我都有闻必录，对此我并不想找理由为自己开脱。毕竟，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，真相往往被扭曲，而且通常是基于政治利益。如果我偶尔逾矩，未善尽查证事实的责任，至少我这么做是有好理由的，那就是，博各位读者一笑。

怀抱同样的念头，我也并未仔细质疑一些专家告诉我的专业信息，而普罗旺斯这地方处处有专家。这些专家几乎毫无例外慷慨拨出时间，

大方和我分享他们的意见，给我种种忠告。问题在于，如果你向两位专家提出同样的问题，比如，何时采收橄榄，如何防范蝎子进屋，普罗旺斯的气候是否越来越炎热，茴香酒是不是万灵药，你一定会听到完全矛盾的答案，而每个答案都是那么振振有词、头头是道。我承认，我总是选择相信最荒唐无稽的那个。

在多位专家中，有一位在后文中将数度出现，但仍然值得在此提上一笔，那就是荣誉教授法里古乐先生，他如今已从主流学术生涯中退休，创立了为教育落后的外国人服务的慈善课程，我是他最喜欢的学生，老实说，大概也是他唯一的学生。上课地点是本地的咖啡馆，课程内容包罗万象，因为法里古乐先生似乎样样精通。我请教过他各式各样的问题，包括大黄蜂的蜂巢、拿破仑的情史、如何利用驴粪施肥、米斯特拉尔的诗作、法国人和盎格鲁-撒克逊人主要的个性差异和阿维尼翁教廷。他永远都不缺答案，虽然答案通常有争议，但他总是极其坚持己见。我亏欠这位非同寻常的缪思很多，现在我感激他。

若干不大可靠的地理学

在我看来，自古罗马第一位地图绘制者以来，关于普罗旺斯究竟包含哪些地方，差不多人人都有非常肯定的见解。然而，一丝不苟、有心探究地理真相的人却倒霉了，因为这些见解莫衷一是、没有定论，有时相差几百公里。比如，我就听说过“从瓦朗斯算起，都是普罗旺斯”，而瓦朗斯远在北边的罗讷-阿尔卑斯地区。前一阵子，我犯了一个错误，竟把这个说法告诉了我个人的师尊法里古乐先生，他骂我满口胡说八道。他说，有人可能破例把尼翁纳进普罗旺斯，以奖励该地生产美味

的橄榄油，可是再往北多走一厘米，就不是普罗旺斯了。对于东界尼姆或西界锡斯特龙，他也同样坚持己见。

实情是，几个世纪以来，边界不断向外延伸或向内收缩，这里凸出一点，那里凹进一块，扩大或缩小。地名要么有所改变，要么就消失无踪、不再通用。不久以前，原本卑微的下阿尔卑斯地位获得提升，一跃而为上普罗旺斯阿尔卑斯省。今天，说到“阿维尼翁教宗领地”的疆域始自何处、终至何处，有谁提得出令人心悦诚服的说法？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多年以来，这个地区对法国式的整洁、秩序和逻辑，公然表现出轻蔑的态度。

显然，现代社会可容忍不了这种杂乱无章、简直带有中世纪遗风的事，大家非得采取行动不可。就这样，主管这些事的官员在饱受挫折之余，索性放弃，决定把东南几个省一网打尽，组成一个新的行政区。当然，这个行政区得有个名字才行，还有谁能比某位如幽灵一般却深具影响力的人，也就是那位主管缩写名称的官员，更胜任这桩任务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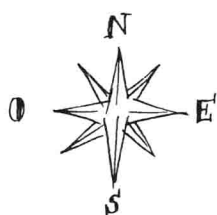
这位官员被召唤来，他仔细而慎重地查阅字母表。这份慎重颇有成果，PACA 由此诞生，全名为普罗旺斯－阿尔卑斯－蓝色海岸大区，从西边的阿尔勒一路绵延至东边的意大利边界，形成一个单一、井然有序、就行政角度而言十分正确的地理单位。真是令人松了一大口气，至少我们都知道自己身在何方了。

我们真的知道吗？现在，人们在圣特罗佩、尼斯甚至遥远的芒通度假，都会以兴高采烈的语气写明信片回家，形容他们在普罗旺斯度过的美好时光。外国记者只需在戛纳附近山间的熏衣草田看上一眼，便可以大做文章，颂扬普罗旺斯乡间有多美。在昂蒂布吃顿鲜鱼餐，就可以炫耀尝到了正宗的普罗旺斯鱼羹。在房地产经纪人的（这些家伙可真有创意）的语汇中，任何一幢瓦顶石屋，即使距蒙特卡洛不过咫

尺之遥，也可被称作普罗旺斯农庄。

换句话说，有很多严格来说根本不相干的地方，也号称“普罗旺斯”或具有“普罗旺斯风”。

那么，普罗旺斯到底指哪里，它的边界又在哪儿？地图各有不同版本，大家莫衷一是，一切依旧混沌不清。不过，到头来，我发现自己同意法里古乐先生的看法，这反映在后面的地图中。至少在本书中，普罗旺斯包含罗讷河口、上普罗旺斯阿尔卑斯、沃克吕兹这三省。当然，会有不少人指责说，这种看法失之武断，有读者甚至会觉得，接下来收录的一些篇章可能稍微超出我们武断划下的边界。请原谅，我也只能拿出普罗旺斯式的作风，耸耸肩，表示歉意，同时为自己开脱。



普罗旺斯





$\mathcal{A}$

口音 *Accent*

世人常常误以为普罗旺斯通用的语言是法语。当然，那里的语言很像法语，说实在的，文字更是和法文差不多一模一样。然而，如果把句子从纸上搬到耳朵里，那么普罗旺斯式法语简直就是另一种语言。如果文字可以吃，那么普罗旺斯的语言就是浓郁而肥美的炖肉，腔调充满浓重的鼻音，说不定是法式炖肉，抑或是陶罐焖肉。

我搬来普罗旺斯前，买了一套贝立兹录音带，想借此增进法语能力，因为我离开校门后就没再学过法语。我每晚伏案聆听录音带播放最流畅、最字正腔圆的句子，我相信那是一位来自杜尔的女士录的音。（我听说，一般公认杜尔口音最可贵，是最优美高雅的法语。）

每天早上在镜前刮胡子时，我都会竭尽所能模仿那个腔调，噉起我那盎格鲁－撒克逊的双唇，直到发出某种近似高卢式 U 的声音，并练习从喉部发出咆哮声，好发出高卢式的 R 音，我非得学会这样发音不可。我一步一个脚印，应该是逐渐有点进步，然后我离开英格兰，南下来到这里。

但我马上就 and 那位来自杜尔的女士挥手告别了，因为在普罗旺斯，

我听到的字字句句跟以前听到的完全不同。而且，这里的人讲话又快又急，像连珠炮，我完全听不懂。我的耳朵有好几个月处于震惊状态。起码有一年，我手上要是没词典，就没法和人对话。词典对我来说就像盲人的白拐杖，有了它我才能发现障碍物，设法避开障碍而行。

直到多年后的今日，偶尔仍会有些字词乃至整个句子，在我听来是黏糊糊一片。因为住在乡下，我注意到乡村口音比艾克斯或阿维尼翁等都市口音更浓重一点，说不定有些人会说，是更纯粹一点。不过，还有个特例，就是马赛。没有戒心的游客来到这里，不但得全力对付马赛腔，还得迎战一整套次语言。我想，那位来自杜尔的女士要是听到下列这些词，不知会有什么反应。比如，有人请她喝pastaga(茴香酒)，指点她最近的 pissadou (洗手间) 在哪里，告诫她不要雇用 massacan (坏工人)，骂她太 raspi (吝啬)，邀她参加 baletti (小型舞会)，对她的 croille (自大狂妄) 表示佩服。我猜她会跟我一样，觉得一切都令人百思不得其解，甚至 comac (惊奇)。

大蒜 Ail

一直有个说法，普罗旺斯整个地区都被大蒜抹过一遍。不论你认为大蒜是“神圣的球茎”、“臭玫瑰”，还是穷人的万灵药，都难免吃到大蒜，它在汤里、酱汁里、沙拉里，配鱼、配肉、拌面、拌蔬菜，抹在面包上或掺进面团里。要是这么吃还不过瘾，永远都可以拿出普罗旺斯的老办法：取一瓣蒜（很可能就是你平常放在口袋里以备不时之需那瓣蒜），剥掉蒜皮，用右手的食指和拇指捏好，左手拿叉，叉齿朝下，在盘子里急速磨碎，直到盘子上有足够的蒜汁和蒜泥，可以

替你爱吃的菜色增添滋味。

说起大蒜的历史和名声，我们往往很难区分真相与传说。据说，古埃及建造金字塔的工人曾因为应配给的大蒜延迟发放而罢工。经过几番查证，此事应该属实。另一方面，据说大蒜可以吓跑吸血鬼，应该随身带一个大蒜，用蒜抹拭窗框、门把和床铺四周的地板，以保夜间安全，但这个说法八成不可靠。另外还有若干有些可疑的说法，比如大蒜可以解蛇毒和虫毒，能治麻风、哮喘和百日咳，可以预防霍乱和“邪恶之眼”。

但是在大蒜的医药史上，没有什么能比四个小偷的故事更令人大开眼界，起码在普罗旺斯是这样。故事发生在马赛，那是一七二六年，成百上千的居民因感染瘟疫而死。四个小偷（他们就像现在那些追着救护车跑的律师）来到近日有人死亡、现已人去楼空的住宅洗劫财物。他们越来越肆无忌惮，最终被逮到，接受审判。幸运的是，法官大人喜欢追根究底。他问这四人，为什么他们进入那些受污染的房子，却没染上瘟疫。

辩诉交易时，四个小偷为了争取宽大处理，透露了他们的秘密：有一种特效万灵药让他们不致感染瘟疫。在当时的人看来，这个秘方想必就像盘尼西林一样神奇，从那以后，这药方就叫作“四个小偷的醋”，配方包括醋、苦艾、迷迭香、鼠尾草、薄荷，当然还有大蒜。（如今苦艾很难找，用茴香酒代替也差强人意。）难怪马赛人很快就变成最喜欢吃大蒜的法国人，至今，他们仍嗜蒜味。

保健之外，大蒜无疑还有其他不那么引人注目的长处，比如防腐、消毒、抗菌，而且富含维生素 B₁、维生素 C。医学研究显示，食蒜者罹患胃癌的概率较小，中风和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也较一般低，而且血液更加纯净。

唉，可惜，说到这些人的“口气”，就不是这么回事了。从几千年前有人把第一瓣蒜放进嘴里以来，蒜造成的口臭始终是社交上的障碍。法国国王亨利四世每天早上都要吃一瓣蒜，据一位与他同时代的人说，他的口气可以熏昏二十步以外的小公牛。可是这位国王也是出名的花花公子，这让我不由得想，他那些红粉知己肯定知道，要真正有效解决口臭问题，只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自己也吃蒜，而且要吃很多。

大蒜蛋黄酱 Aïoli

普罗旺斯诗人米斯特拉尔文风抒情，为人却很务实。他赞扬大蒜蛋黄酱有很多好处，其中之一是可以赶苍蝇。我还知道，它偶尔也能赶人，特别是那些敏感的人，他们习惯食用大部分都不含蒜的食物。味觉不够大胆的人不适合吃大蒜蛋黄酱。

在技术层面上，它是蛋黄酱，大胆又有种的蛋黄酱，将它与一般蛋黄酱做比较，就像拿一片加工奶酪和成熟的卡芒贝尔奶酪做比较。至于原因，只要看看这份传统地道的配方，就明白了。八人份的大蒜蛋黄酱，需要十六瓣蒜、三个蛋黄和将近半升最上等的橄榄油。蒜剥皮后，在研钵中捣烂，加蛋黄和少许的盐搅拌，让蛋黄和蒜泥充分混合。接着，开始一滴一滴地加油，边加边搅拌（绝不能停下）。加入一半左右的油后，酱会变成又稠又厚的一团，这时可以将剩余的油慢慢淋入钵中，边淋边搅拌，流量要稳定（而且要不断搅拌）。酱越来越浓稠，几乎变成固体，它的质地就应该像这样。然后淋几滴柠檬汁，配马铃薯、水煮鳕鱼干、甜椒、胡萝卜、甜菜根、全熟的水煮蛋一起吃，或许也可来点普罗旺斯本地产的小灰蜗牛。